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需要立足全球视野了



韩京霏 hanjingfei@guancha.c... 04-11 11:13

27-04-2018

<http://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1990&page=0>

【2017 年底，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并正式对外公布，据此规划，上海将在 2035 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借此，2018 年 4 月 1 日，“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海实践”研讨会在上海中心举行。

会议邀请到了“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女士，以及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 2050》一书的作者、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教授等出席并演讲。

本篇为周振华教授在现场的演讲。我们将陆续选刊会议内容，敬请关注。】



周振华：

关于今天的会议，基本的观点都在书里了，所以我想简单谈两个问题。

第一，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全球城市，甚至把它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讲。从世界层面来讲，主要是三股力量的影响，塑造了“全球城市”这一个新的范式。

第一股力量是城市化。21 世纪是城市世纪，已经有 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创造了全球近 80%的总产值。到本世纪中叶，城市的人口预计可以达到 66%，所以城市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体。城市之间的高速流动，引发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市中的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壮

大，引发了大量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现在在全球中产阶层消费中只占5%，但是预计到2050年，将有一半中产阶层的消费来自于这两个国家。

另外一股力量是全球化。国家之间的商品、服务包括投资的流动量，从1990年的5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0万亿美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从24%增长到39%。而且目前出现的新流动是跨境数据和信息的流动，增长非常迅速，所以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样受到空间压缩的影响，日益成为全球流动量的主要节点。

第三股力量是技术变革，特别是信息化。这导致了原来我们传统的地点空间和新型的流动空间的互构，不仅加速了资源的全球流动，而且日益凸显了城市作为流动节点的重要性。

所以在这三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城市日益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力合作，并形成了一个世界城市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城市依据全球的网络连通性程度构成了不同的网络节点，全球城市就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主要、基本的节点，在全球资源流动和配置当中起着重要的战略性作用。所以这个和过去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国际大都市，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涵。这是从世界层面来讲。

如果从国家层面来讲，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和中国崛起，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必然要呼唤新的卓越全球城市崛起。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作为全球化的空间表达，必定出现在全球化主要流经的地方。所以全球城市是随着全球化的主要流经路线的改变而动态变化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

另外就是世界格局的大变革，世界经济重心继续东移，将使得亚太地区涌现出一批全球城市的集群。中国是亚太经济中的一个经济集成国，并且随着我国在全球范围的崛起，人民币日益国际化，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所以这势必要求有卓越的全球城市在本土崛起，在全球资源流动和配置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一个国家战略。

从地方层面来看，上海有条件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首先，上海曾经是上世纪30年代远东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具有深厚的开放、创新、融合的城市基因。其次，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中已经有全球主义取向，发展综合性的全球城市的基础已经逐步形成。所以很多国外学者在研究上海对外连接的时候，就发现上海和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的连接甚至要超过香港、新加坡，更具有全球的倾向，同时也具有综合性的功能。

最后上海面向未来30年，也具备了进一步促进高能级总部集聚、战略性全球平台和大规模流量的基本条件。比如我们现在对标最高标准，国家对上海建设“五大中心”、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大力支持，和要求上海成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以及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促使上海在未来30年能够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一些基本条件。

第二，我们如何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首先，我们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刻认识全球城市的内涵，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替换，用“全球城市”替换原来讲的“国际化大都市”，更不是玩概念游戏。现在通过面向未来 30 年上海的发展战略，学界也基本上对全球城市的概念、内涵比较清晰了。但是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这个会导致我们行动的偏差。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就是理论范式的变革。全球城市是一个理论范式的变革，过去我们的城市理论基本模型就是中心外围的模型，现在是被替换成网络节点模型。原来讲的中心的地点空间，现在成为节点，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等级的竞争关系、层级关系，而网络节点之间更多的是合作的关系。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理论范式的变革。

其次要求我们指导思想的变革，上海过去一直讲是长江流域的龙头，也就是带领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现在我们定位于卓越的全球城市，指导思想上面我认为就应该有所转变了，是深耕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服务国家战略，面向全球资源战略性配置。指导思想上也有很大的变化。

第三就是行动策略上也要有所改变。原来我们讲的更多的是以内部资源的集聚为主导，现在要转向以外部网络的连接为主导，所以不再是单纯的一种财富资本的积累，追求所谓 GDP 的规模，而是注重城市的服务功能、平台功能、连接功能；也不再局限于上海市域内的功能配套，而要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寻求区域内的功能互补和配套。也就是要在全球城市区域，或者是巨型城市区域当中来确定上海发展的核心功能，同时动态地疏解城市的非核心功能。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的行动策略会有很大的改变

第二，夯实基础，抓住重点，发挥战略优势，打响战略品牌。

我们现在离“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愿景还有很长的距离，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对外的网络联通度虽然也比较高，但更多的是外部引入的连接，而我们自己促动的连接其实较少，就显得层次不是很高。我们很多平台，包括大的市场，能级也是比较低。

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且尽管全球城市演化有它自身的规律，也有相当部分是外在因素在起作用，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自身努力，不是说我们主观上想建成全球城市就能够建成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崛起等等重要的外部环境。

但是不管怎么样，夯实基础始终是必要条件。我认为核心的基础就是营商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成交互标准的营商环境，即使区位条件、硬件设施等其他条件再好，机会来临之际，也无法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因为各种全球性的功能机构和公司不会到这里来集聚，而全球城市的能级，恰恰是靠这些机构和公司集聚的程度来实现的，而不是靠城市地方政府建立友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所以这很重要，因为世界城市网络不同于一般社会网络，它是有一个三层结构的网络，其中全球功能性的机构和公司是最主要的，因此吸引这些机构和公司就成了最要害的问题。

其次，由于现在人才日益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全球竞争日益转向人才竞争，而且现在的人才越来越绑架机构和公司，逐步改变了过去人才随着机构公司走的局面。因此在营商环境当中，吸引人才的环境条件显得日益重要，而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是要让他在这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倒不在于你给他提供多少生活的便利。

发挥战略优势主要就是要拉长板，改变我们过去传统的补短板的管理学思维。把核心功能做大做强，把城市非核心功能有序疏解出去，要在长三角的城市群当中借用规模，实现功能互补和综合配套。所以上海现在提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其实是上海打造全球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布置。

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在仅仅上海的市域范围内打造一个卓越的全球城市，一定要在全球城市区域当中才可以。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具备强大的吸引力、创造力和影响力，所以要打响上海城市品牌。

当然在不同阶段，其重点和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提出的服务品牌也好，制造品牌也好，购物品牌也好，文化品牌也好，都要放到全球城市功能的层面来打造，增强全球城市的功能，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概念。所以这点上要提高到这个层次。

最后就是要顺应全球城市发展新趋势，要紧扣中国崛起的步伐，谋划和实干上海全球城市的建设。全球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特别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所以上海，包括纽约、伦敦都进一步提出科创中心、文化大都市，这个就是突破了原来比较单纯的经济功能，走向更综合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现在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了世界中心舞台，崛起的速度很快，所以上海要适应这种快速变化，配合国家战略的需要，进行大胆创新突破，创新发展。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文章根据演讲速记稿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校）